

秋水春波

波痕叢書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八

春秋水  
叢菊淚

第十六回

二馬居得意配鸞鳳

言身寸安心縱贊大

章子濂連囁好的好的你只要不給

我綠帽子戴不把我當做余固卿第

二我是任甚事體總可依你條約既

定遂在南京盧妃巷貰了一所大大

房子有花園有亭榭共計二十八間。

每月租金只十六元請問房價何以

如是低廉要曉得南京人經過兩次



革命所有第一次損失比第一次尤加厲害。辯子軍打開南京城沒一個不殺人放火。大肆搶掠。我們單就一項事件談談。類如南京有所兩江師範。可稱做東南學府。裏邊存儲些書籍儀器。足足有數百萬金。經辯兵這一走糟蹋。儀器是當做玩具。標本圖畫是認爲要貨。這還不算。最可惜的是些中外古今書籍。儘管有錢沒處購買。傷心傷心。一箇腦兒總葬送在辯兵之手。居戶十室九空。許許多多的高房大屋。讓空着。沒有人住。這個當兒。還虧二馬居先生來替辦。帥還虧韋芝石以蘇人治蘇。改組省府。所有南京居人。得以稍稍集合。市面房屋。稍稍有人賃租。子濂趁此揀了一所大宅。攜挈寶眷居住。俗稱人傑地靈。二馬先生見過子濂。卽給伊個高等顧問。這顧問雖屬空名。一般官場。總知道子濂是二馬的舊雨。一時喧闐車馬。冠蓋往來。章府上也就熱鬧烘烘。第一個雲中鶴又從北京趕至南京。彼以國大人的資格。又

爲二馬公昔日的秘書。真個鋪上添花。二馬亦給中鶴個高等顧問。兩位顧問先生聚在一起。可算伏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偏生人文會萃。那韋亮侯韋朗侯又從泰州趕來。你道他弟兄倆趕來做甚。對你不起。是來找家伯韋芝石的。不過芝石對於兩位姪少。要避一避。物議閑言。一個省公署。儘有優異位置。江蘇六十縣。優差美缺。亦着實不少。但是不敢儘着姪少倆任用。大姪少朗侯。書生本色。迹近顚頽。二姪少亮侯。氣宇非凡。就這臉蛋子瞧來。也就貌比潘安。美如宋玉。才大志大。芝石獨恨沒處安插。獨叫亮侯去見見兩位顧問。亮侯沒法。先行到西成旅館來見中鶴。你瞧中鶴。雖說是太邱道廣。却也有點皮裏陽秋。也知道亮翁係圓滑大家。特屬專誠拜謁。子濂原講予濂是亮侯的受知恩師。當日亮侯東洋留學。完全由子濂接濟學費。今日亮侯來拜謁。子濂豈有個不師生投契。便連小師母杜老五出廳相見。也就一

雙俏眼注視門生。我要交代一句。今日門生的觀念，非比平日。平日遇着花朵般的妙顏秋水般的睨視，早已身不由己。魂靈上天，如今是來有求恩師一生的命運，遭逢關係匪淺。所以亮侯是神智不亂，不敢於莊嚴之中參以遊戲之筆子濂瞧見亮侯觀鼻觀心目不邪視暗暗驚訝，覺得我這門生近來品學大有進化。往日對人談話，眼兒流動，很不老誠。現在莊重得多，穩成得多。聽他言論很有條理，一定是能辦大事的。子濂慮到亮侯能辦大事，亮侯也就述及家叔的意思，要轉懇在督軍面前一言。子濂毫不推辭，連說可以。可以面讀。不若修書，還是由我寫封介紹信，說明你係省長之姪，彼必破格待遇。亮侯欠一欠身，忙說這都是老師的恩典。老師的提拔，接着又捧上幾頂高帽子，重重疊送給老師。子濂頂了好不舒服，隨卽取過文房四寶，親自動筆，所有韋亮侯一生遭際榮華，完全在此。而一條生命，亦葬送在此。

唉唉。有大福者。有大量。那謝東山的中年絲竹。郭令公的姬妾。滿前千古能。  
有幾人。不講別的眼前。一位江北提督。新軍統制。余固卿。這便是大家個鏡。  
子。當其得意。何嘗不珠圍翠繞。姬妾成行。稍一蹉跎。你看。你看。這杜老五的。  
下場。那裏自家願意的嗎。天下事悔於事後。每每昧於機先。今日韋亮侯。  
得到老恩師的八行馬上腰桿子。挺直向着子濂。行個立正禮。出門跨上包。  
車。沒一會的工夫。即趕至督軍府遞上銜片。交出書函。一霎時。傳出個請字。  
亮侯遂跟着差官。搖擺進去。少年人是氣概軒昂。二馬先生由內出來一眼。  
瞧見亮侯。不覺暗想。北邊有個梅蘭芳。要算得旦角翹楚。不料南方個小韋。  
也是。髮光可鑑。秀色可餐。天下多美男子。那潘安衛玠。是不能專美於前了。  
亦既坐定。開口便問。韋芝老是你甚人。亮侯答說家伯二馬。因說你也住在  
泰縣嗎。我要問你。你與章子濂是甚麼淵源。他個脾氣最大。他這親筆手書。

是不易動筆的。亮侯連說是的是的。我倆這師生淵源非比尋常。小子東洋留學稍有根柢。完全出於敝老師所賜。二馬公聽着亮侯提出東洋二字。伊便觸動舊感。開動話箱。把十數年前的經過。痛痛快快的一談。亮侯暗想。這時此老必定大煙癮過足。讓我把新製的文明式高帽。加意的送他幾頂。呀。呀。慢忙。慢忙。這韋亮侯的新製文明式高帽。料然不外吹牛拍馬。我們可擋着不談。單是二馬公會抽大烟。請問又有甚麼證據。難道一位副座總統還兼着現任督軍。在這政治維新法律改進。還可以隨隨便便作法自斃嗎。難道別人抽烟要受法律制裁。他這抽烟便可以脫離關係嗎。是不是他這抽烟是秘密的。抽烟是躲到帳子裏抽烟。除得得寵的姬妾心腹的家人。任甚麼人不知道。他抽烟換句話說。二馬公烟瘾上來。一個呵欠。便有親隨。馮騫。馮鸞。會意。搶前講句。德律風到了。伊即拾起身來說。聲我去。我去。這一。

去。至。少。三。十。分。鐘。多。則。兩。三。個。鐘。頭。不。等。必。待。煙。癮。過。足。精。神。復。原。然。後。才。  
出。來。會。客。談。話。哈。哈。哈。由。他。先。生。會。用。德。律。風。當。時。便。引。出。無。數。的。軍。閥。政。  
客。無。數。的。大。人。先。生。來。用。德。律。風。他。也。來。試。試。德。律。風。我。也。來。試。試。德。律。風。  
你。也。來。試。試。德。律。風。真。弄。得。軍。界。方。面。政。界。方。面。烟。霧。瘴。氣。一。榻。糊。塗。非。是。  
編。者。洩。漏。春。光。預。透。空。氣。後。來。南。京。城。裏。這。座。督。軍。府。竟。被。二。馬。先。生。躲。在。  
帳。子。裏。燒。烟。燒。得。狗。入。地。乾。淨。外。面。揚。言。上。房。走。電。誰。能。瞞。得。過。誰。總。之。二。  
馬。公。會。抽。大。烟。而。且。烟。癮。很。大。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今。日。烟。癮。過。足。出。見。亮。  
侯。覺。得。亮。侯。言。既。出。衆。貌。亦。驚。人。第。一。點。知。道。姓。韋。的。係。江。蘇。省。長。的。姪。台。  
彼。韋。芝。石。不。出。面。獨。換。個。章。子。濂。出。面。所。謂。雙。方。情。面。我。皆。不。能。拒。却。位。置。  
小。了。拿。不。出。手。也。罷。我。且。把。個。督。軍。府。的。總。參。謀。給。他。讓。他。出。一。出。風。頭。吐。  
一。吐。意。氣。諸。位。這。督。軍。府。的。總。參。謀。那。個。位。置。是。着。實。不。少。的。任。甚。麼。師。長。

旅長軍閥要人。總要同他客客氣氣。亮侯得到這件委任。第一先生謁見家伯芝石。因着阿姪得了闊差。也覺破格看待。原來官場登久了。官階爬高了。頤指氣使。便無所不用其闊。而况我們揚州朋友。尤脫不了這種結習。例如東方訓。不過做了一任道台。回到家鄉。伊便紅頂花翎。出入必綠呢大轎。八抬八綽。一班芝蘿蘿蔔頭兒的小官。見着伊便陰膝請安。不如此。伊以爲不懂官場的禮節。這芝石先生亦含有這種意味。據說他先生小解廁所左右必添置兩個崗位。站立兩名衛隊。持槍不去。比如他先生進了廁所。左右必立正。舉槍解手。以後他先生出了廁所。左右亦必立正。舉槍。有一日鳳翔雲先生在內久談。茶吃多了。膀胱鼓脹。急欲小解。不免有管家引至廁所一聲舉槍。鳳先生嚇得底衣都繫不及。尿滴滴的趕着歸座。你道官場的禮節。是不是駭人聽聞呢。往日亮侯來見芝石。芝石均後生小子看待。輕易不多談。

心。此時亮侯得到督軍府的總參謀。雖家人亦參用客禮。由省公署頭門二門以至廳事內室外而衛隊內而僕役親隨。無不嚴肅的舉行敬禮。芝石一見亮侯。也就拱手稱賀不迭。亮侯因着家伯拱手。趕上去跫膝請安。芝石瞧見亮侯跫膝。也就跫膝不迭。說是我們階級平等位置相當。國家典禮官場儀節是不能亂來的。還是亮侯講了句家庭。仍是家庭。伯姪仍是伯姪。你老人家何必客氣。彼此坐定。芝石忙問。你可見過章子老沒有。亮侯答說。不曾。芝石說。這事成功非我之力。如何不先謁予老。重重道謝。還有一層。你去見過予老。還須往拜雲中鶴。一來他倆與二馬有特別淵源。二來他倆皆係督軍府頭等顧問。階級方面地位方面。皆不可以蔑視呀。亮侯連連答應幾個是字。依着乃伯分付。一脚先到盧妃巷。進了章宅。不待司闈通報。早已闖入內書房。這時子濂正與杜老五胡亂談天。比見亮侯到來。不禁笑嘻嘻的說。

聲。你來了嗎。亮侯說。特地來叩謝老師的。子濂笑對老五說。你瞧。你瞧。我。這門生漂亮。不漂亮俗稱走馬上。任不過用我一封書做個借徑馬上便得到督軍府的參謀長。老五亦笑道。他做參謀他能參些甚麼謀些甚麼。這句話稀不出奇。在實際上想來實在是言而多諷。子濂認做這句話很對。很對。不由的衝口說了句。你好聰明。你好利害。假定你是個二馬居。你的主張是要給亮侯怎般位置。老五鼻子裏嗤了一下。說是我沒給他位置。我但多備賞號。叫他做戲做小生的戲。我是點他。一齣白門樓或者拾玉鐲郭華賣胭脂做小旦的戲。他就拿手演唱的多了。類如梅蘭芳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這位杜少做起來還不大稱。他要演唱。還是在花旦裏面稱得起個翹楚。老五這一席話。把個韋亮侯講得不好對答。不怕他是參謀總長出號政客。上海跑過。北京跑過。東洋跑過。但聽到這調侃論調。也不免臉皮上有紅有。

白紅就紅得火熱。白就白得冰冷。子濂只顧聽得高興。鬍子笑得支支的。左一聲喊着不錯。右一聲喊者對味。叵耐杜老五。開動話箱。還要拿京城些兔子來比例。話到舌尖却好。司閻何福跑來說。聲客到你道來。客是誰。便係國會議員督署頭等顧問的雲中鶴。先是老五見了中鶴。急欲回避。子濂笑說。我們通家至好。不必走開。說着中鶴已踏步進來。見過子濂老五。因同亮侯握一握手。說你也。在這裏麼。我聽說你得到參謀總長。這一來。家鄉朋友可以得個多多照應了。亮侯笑說。不敢不敢。小子現在急欲辭職。另有所圖。中鶴聽了這話。很爲詫異。說是你今放着參謀總長不幹。難道還有比此較關的差使嗎。亮侯說。小子是才不勝。任參無可參。謀無可謀。只好遵着杜先生的指教。我去唱我的拿手好戲。中鶴知道話中有話。因笑說。人生在世。誰個不是演戲。你演你的戲。我演我的演。演得精采。大家多喝幾聲。好演過一齣。

又是。一。齣。那。就。算。極。時。髦。極。漂。亮。的。脚。色。演。得。不。好。却。就。一。文。不。值。今。日。興。  
高。采。烈。的。上。檻。一。轉。眼。又。失。時。倒。運。的。下。檻。俗。講。官。場。如。戲。尤。其。是。脚。韓。手。  
版。同。演。唱。戲。文。一。般。無。二。話。沒。講。完。早。是。杜。老。五。從。旁。拍。手。說。是。呀。是。呀。你。  
雲。先。生。講。的。話。同。儂。實。梗。是。一。個。意。思。儂。的。韋。杜。少。可。以。不。必。多。心。哉。亮。侯。  
瞟。着。老。五。只。是。連。稱。不。敢。不。敢。這。個。當。兒。忽。然。由。子。濂。提。議。瞧。牌。中。鶴。知。道。  
老。五。好。賭。子。濂。不。免。故。獻。殷。勤。格。外。要。好。有。着。客。來。不。忌。生。冷。便。搬。開。棹。子。  
四。人。聚。賭。這。種。舉。動。自。家。本。不。贊。成。不。過。客。隨。主。便。主。人。要。瞧。個。八。圈。客。也。  
就。陪。瞧。八。圈。棹。子。一。搭。雀。牌。一。倒。風。頭。拈。定。馬。上。唾。啦。唾。啦。就。操。練。起。來。偏。  
生。老。五。坐。在。亮。侯。上。家。打。個。一。條。要。請。他。嘗。嘗。追。個。二。餅。要。請。他。搭。搭。在。老。  
五。一。嘴。流。言。毫。無。顧。忌。在。亮。侯。也。就。有。意。無。意。暗。鬪。機。鋒。子。濂。是。落。落。大。  
方。中。鶴。覺。得。語。無。倫。次。總。欠。雅。馴。敷。衍。衍。瞧。了。四。圈。因。說。我。想。起。一。件。事。

來。二馬居來個電話。叫我抽個當兒。過去談談。子濂笑說。你知他找你談些甚麼。中鶴說。未嘗見面。如何得知。子濂說。以我猜來。十有九分談的媒事。呀。呀。這就奇了。二馬居身爲督軍。被選做副總統。年紀在五十八。九大妻小。妾。總該是曾經滄海。閱人已多。卽廬房帷寂寢。中饋無人在。諸妾媵中。儘可擇一年事稍長的。扶爲正室。又何必三媒六證。禮禮道道的。再結絲羅呢。要曉得二馬居少年落拓。曾經投入伶界。扮做過鬚生。那東吳招親的一齣戲。原係他唱的。拿手今日他個架子比那劉豫州差。仿不多。不過找個吳國太。找個孫夫人。想在那甘露寺做一個圓滿勾當。却不大容易。不得而已。思其。次。居然在江蘇常州找到一個世家。這一家姓周。是不是那周公瑾的後裔。尙待考查。爲最周家有位老太太。彷彿那吳國太的架落。生了一兒一女兒。子周世通。曾充做諮議局議員。那是全國知名的。雖不比碧眼紫鬚。稱雄一。

世。我也可權且把他當做孫仲謀看待。至於女兒周世英。由女子中學畢業。居然考察過政治。灌輸那歐美最新的文化。以地位論。似乎不如東吳孫權的妹子。以學識論。簡直又駕乎其上。因着甚麼。古來孫夫人不過三從四德。謹守着舊禮教。現在周女士却係化除腐舊。舉動文明。應該天假之緣。有人替二馬公作伐。二馬好不快活。當將此事告知章子濂。子濂以伊兄世通與中鶴同爲諮詢局議員。得他過來談談。當可悉其家世。二馬然之。無巧不巧。今日中鶴來訪。子濂提起督署電話招邀。子濂觸動前議。遂將二馬居行將續絃一事。告知中鶴。尙未答話。早是亮侯哈哈一笑說。此事何不問問小子。小子在東洋時。曾與周女士有一面之識。也可算得先後同學。記得周女士到日本參政政治。我們江蘇同鄉。適值因事開會。他是常州人。我是泰州人。言談到很清楚。容貌大概不錯。說到這裏。杜老五忽又插言說。他個臉蛋子。

比。你。如。何。如。比。不。過。你。不。能。算。做。不。錯。比。得。過。你。或。者。二。馬。公。也。給。他。個。內。  
室。參。謀。長。事。權。各。分。界。線。大。家。各。參。其。所。參。各。謀。其。所。謀。到。得。你。謀。不。來。時。  
他。也。可。替。你。代。謀。你。參。不。來。時。他。也。可。替。你。代。參。彼。謀。此。參。此。謀。彼。參。這。一。  
來。督。軍。署。到。可。常。常。開。個。江。蘇。同。鄉。會。呢。老。五。這。一。起。粲。花。妙。舌。風。趣。橫。生。  
引。得。大。家。無。不。拍。手。稱。快。接。着。章。亮。侯。說。句。假。定。我。們。在。督。軍。署。那。邊。開。同。  
鄉。會。一。定。來。請。杜。先。生。參。加。老。五。笑。說。如。果。公。開。的。會。不。但。儂。可。加。入。便。是。  
子。濂。中。鶴。兩。先。生。也。可。加。入。偷。係。秘。密。的。臨。時。的。秘。密。而。又。秘。密。臨。時。而。又。  
臨。時。儂。就。不。敢。加。入。那。末。要。避。一。避。嫌。疑。了。言。至。此。中。鶴。不。由。的。點。一。點。首。  
連。稱。可。人。可。人。這。時。候。不。早。中。鶴。邀。着。亮。侯。一起。去。會。二。馬。出。了。章。宅。坐着。  
馬。車。一。溜。煙。趕。往。督。署。請。問。二。馬。先。生。是。不。招。呼。來。問。問。周。女。士。的。家。世。  
的。我。要。答。句。何。嘗。不。是。俗。說。男。女。姻。緣。五。百。年。前。便。有。月。下。老。人。注。定。一。個。

二馬居是直隸河間人。一個周女士。是江蘇常州人。一個由識字兵丁混個秀才居然飛黃騰達。以軍功升至督軍並被選爲副總統。一個以纏足女子居然醉心文化。解放天足。由女子中學畢業竟出洋。攷察政治。一個春秋將近六旬。一個芳年未及三十。種種籍貫不對。事業不對。年齡不對。兀的一轉移間便議起婚姻。兩相情願。這豈不是月下老人用着一條挺長挺長的紅線。將他倆的南北蹤迹合攏嗎。不過二馬居對於這項婚姻。認爲非常美滿。但有一層。怕只怕新婦過門。文理通通的學識飽飽的。萬一在鏡臺之下。考試老奴。這又如何對付呢。二馬想到這裏。先取出歷史教科書。粗淺的理科自然學。睡在烟床上。揣摩揣摩。以備應付。哈哈哈。人們讀書各有各的意思。各有各的作用。二馬居的這般意思。這般作用。真可謂自家明白。不可告人的了。閑話少絮。當下傳達處將中鶴亮侯名片拿入。二馬接了一看。一骨碌。